

巅峰之上，谁与争锋？玄妙之机，尽在其中。

# 古今智谋传奇

【郭永磊·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古今智谋传奇

郭永磊/编著

(八)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今智谋传奇/郭永磊主编.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104 - 02652 - 5

I. 古… II. 郭… III. 谋略 - 通俗读物 IV. C934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6162 号

---

## 古今智谋传奇

责任编辑: 万晓咏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652 - 5

定 价: 397.50 元 (全 15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目 录

### 清 朝

|               |        |
|---------------|--------|
| 王百期一笑顿悟 ..... | (1065) |
| 张治堂马褂觅疑 ..... | (1066) |
| 左宗棠空城胜敌 ..... | (1068) |
| 力战诱敌破湘军 ..... | (1069) |
| 英忠二千解京围 ..... | (1071) |
| 唐若瀛断风流案 ..... | (1072) |
| 彭永思拾虫窝石 ..... | (1074) |
| 县官找失踪新郎 ..... | (1075) |
| 胡县官断替罪案 ..... | (1077) |
| 许君治惩武秀才 ..... | (1078) |
| 张胜改一字救命 ..... | (1080) |
| 肃顺智救左宗棠 ..... | (1081) |
| 县令勘查杨树墩 ..... | (1082) |
| 颠梅审树查奸夫 ..... | (1084) |
| 孙柳下智辨淫妇 ..... | (1085) |
| 费县令断无头案 ..... | (1086) |
| 费县令图案依据 ..... | (1088) |
| 周天亮顺扇觅凶 ..... | (1089) |
| 胡林翼屈事官文 ..... | (1090) |
| 县令扮盗擒淫棍 ..... | (1092) |
| 张船三絮语诘盗 ..... | (1093) |
| 赵大明善察贼踪 ..... | (1095) |
| 太监阴招治中堂 ..... | (1096) |

|               |        |
|---------------|--------|
| 胡秋潮变通退婚 ..... | (1098) |
| 张老翁遗嘱奥秘 ..... | (1099) |
| 县官断兄弟夺田 ..... | (1100) |
| 小贩智斗十强盗 ..... | (1102) |
| 县官凭赢字破案 ..... | (1103) |
| 徐知县送贼赏钱 ..... | (1104) |
| 施愚山请神写字 ..... | (1105) |
| 郑板桥吃亏是福 ..... | (1107) |
| 宋县令佯倦破窃 ..... | (1108) |
| 许进荆树林查案 ..... | (1111) |
| 宋永岳识伪族谱 ..... | (1112) |
| 朱垣验骨破宿案 ..... | (1114) |
| 钦正天典当通道 ..... | (1115) |
| 计叔扮仙斗县官 ..... | (1117) |
| 计叔大捉塘角鱼 ..... | (1118) |
| 金善达巧献碎玉 ..... | (1118) |
| 金善达用鸡换牛 ..... | (1119) |
| 潘曼智辩父母官 ..... | (1120) |
| 费益斋字画断案 ..... | (1121) |
| 张佳胤为盗借金 ..... | (1123) |
| 李铁桥欲擒故纵 ..... | (1124) |
| 孟县官读无字状 ..... | (1126) |
| 康县令捉吃人鬼 ..... | (1127) |
| 沈拱山妙状救命 ..... | (1128) |
| 沈拱山惩四恶少 ..... | (1130) |
| 刘县令惩贪狱吏 ..... | (1131) |
| 赵知县断父子案 ..... | (1131) |
| 陈公识盲人窃钱 ..... | (1133) |
| 段县令杀鸡断案 ..... | (1134) |
| 老茶客酒店判银 ..... | (1135) |

|               |        |
|---------------|--------|
| 曾县令杀蟒平冤 ..... | (1137) |
| 胡士孝审土地神 ..... | (1138) |
| 段光清智捕内贼 ..... | (1140) |
| 胡鉴并纸辨真伪 ..... | (1142) |
| 施县令鞋底作证 ..... | (1143) |
| 知府办案四字诀 ..... | (1144) |
| 廖公疑新郎投河 ..... | (1146) |
| 县官请寿面断案 ..... | (1147) |
| 高延瑶扁担断案 ..... | (1148) |
| 汪辉祖分讯得实 ..... | (1149) |
| 刘起喜断耳朵案 ..... | (1151) |
| 胡秋潮断奸杀案 ..... | (1152) |
| 胡聪平绣鞋风波 ..... | (1153) |
| 林光清雨中探情 ..... | (1155) |
| 陆眉枢杖打菩萨 ..... | (1156) |
| 胡海山判萝卜寨 ..... | (1157) |
| 林公荷花池断儿 ..... | (1158) |
| 周省三换套救人 ..... | (1159) |
| 周师爷假碑之计 ..... | (1160) |
| 李秀才妙拟奏折 ..... | (1162) |
| 冯师爷写禀救寡 ..... | (1163) |
| 黄县令八字翻案 ..... | (1164) |
| 沈知县听字判案 ..... | (1165) |
| 起义军木头穿衣 ..... | (1167) |
| 林则徐虔诚求雨 ..... | (1168) |
| 聂士成仙鹤引路 ..... | (1169) |
| 捕鸟师追飞罗网 ..... | (1170) |
| 周小泉夺瓷观音 ..... | (1172) |
| 荔姐扮鬼吓淫棍 ..... | (1173) |
| 王藻妻猪蹄试夫 ..... | (1174) |

|               |        |
|---------------|--------|
| 阿凡提智斗阿訇 ..... | (1175) |
| 阿凡提回敬巴依 ..... | (1179) |
| 阿凡提愚弄国王 ..... | (1181) |
| 麦西热甫引圣训 ..... | (1182) |
| 麦西热甫驳贵族 ..... | (1184) |
| 麦西热甫湿坐垫 ..... | (1184) |
| 麦西热甫的辩白 ..... | (1185) |
| 毛拉再丁嘲阔少 ..... | (1185) |
| 毛拉再丁缝裕祥 ..... | (1186) |
| 毛拉再丁嘲奸商 ..... | (1186) |
| 毛拉再丁驳教士 ..... | (1187) |
| 赛来恰坎受惊病 ..... | (1187) |
| 赛来恰坎接麦草 ..... | (1188) |
| 朱腊波提的智言 ..... | (1189) |
| 朱腊波提巧破案 ..... | (1191) |
| 朱腊波提和野蜂 ..... | (1192) |
| 朱腊波提辨芒果 ..... | (1193) |
| 朱腊波提验鹿伤 ..... | (1194) |
| 朱腊波提的预见 ..... | (1194) |
| 朱腊波提寻神斧 ..... | (1195) |
| 赛来恰坎斗巴依 ..... | (1196) |
| 赛来恰坎斗喀孜 ..... | (1197) |
| 赛来恰坎的胃药 ..... | (1198) |
| 农民和大臣斗智 ..... | (1199) |
| 其满汗智答大汗 ..... | (1200) |
| 美女讥讽老皇帝 ..... | (1202) |
| 阿吾提的巧儿媳 ..... | (1203) |
| 新娘夜半妙处盗 ..... | (1204) |
| 四媳妇四言八句 ..... | (1205) |
| 吉林谢妻洗牛肠 ..... | (1206) |

❖ 目 录 ❖

---

|               |        |
|---------------|--------|
| 阿格依夏斗奸商 ..... | (1207) |
| 阿勒的尔赢国王 ..... | (1209) |
| 和加与兄弟比梦 ..... | (1210) |
| 和加的生死锅子 ..... | (1211) |
| 叶赛儿妻的妙语 ..... | (1211) |
| 木撒妻斗二财主 ..... | (1213) |
| 三女婿上寿吟诗 ..... | (1214) |



## 王百期一笑顿悟

清代浙江海宁东门外有座庵堂，内有大小尼姑七人。有个世家大族的厨师常常前去宿夜，同尼姑通奸。后来这厨师因偷窃财物给主人辞退，只得暂时寄住在尼姑庵里。尼姑们开始见他带来的行李厚实，内有若干财物，答应让他寄住，并继续与之通奸。久而久之，财物看看用尽了，尼姑们就对他白眼相加，厨师便恨恨离去。

一天，尼庵的住持一早起来，带了个女徒进城。傍晚回来，只见庵门大开，一只看门狗被刀砍死在庭院，大吃一惊，叫喊数声也无人应答。住持情知不妙，进入内庵，只见一个尼姑给砍下头颅，倒毙在殿堂上；一个尼姑死在穿堂上；一个尼姑死在后面的殿院内；一个尼姑仰卧在床上，头颅和身躯已经分离；还有一个徒弟的尸首，在厨房中找到，她和佛婆两个肚子都给砍裂开来了。

海宁知州叫王百期，接到住持报案即刻前往查验。他想，财物都没有丢失，凶犯作案动机肯定不是仇杀，就是奸杀，便问住持：“你们尼庵过去同男人有无来往？”

住持掩饰道：“没有。”

王百期又询问四邻，邻居答道：“不知道。”

这时，一个十来岁的女孩斜着眼睛“扑哧”朝王百期一笑。王百期若有所悟，叫差役把她领到台阶上来，和颜悦色地问道：“你是哪家的女孩啊？”

女孩指着台阶下站着的一个男人说：“我家是庵堂邻居，他是我爹爹。”

王百期便叫那男的走上台阶，说：“你女儿生得端庄，今后必有福气，可做我的义女。”随即吩咐家丁用轿子将她抬回官署，嘱咐夫人好好款待她。

晚上，王公离开官署进入内院，见夫人已为女孩换了衣

服，牵着手坐在堂上。女孩见了王公立即站起喊“干爹”，按礼节跪拜。王公笑着扶起，对她十分疼爱，便叫所有丫环婢女回避，单独悄悄地询问道：“在尼庵时你为什么对我笑？”

女孩说：“我不笑干爹，是笑大师太对您说谎啊！”

王公说：“住持对我说什么谎？”

女孩说：“她庵里常同男人来往，她说‘没有’，不是撒谎吗？”

王公问：“常来往的是哪些男人？”

女孩答道：“我常到庵里去采花，见一个厨师在庵里住了一个多月，几天前他同尼姑大闹一场，气愤愤走了。”

王公说：“他走后，又回来过吗？”

女孩面色顿时变得害怕异常，抖抖颤颤说：“昨天中午我恰巧在门外，看到他带着四五个人一直闯入庵内，他们都生得凶恶丑陋，叫人害怕。我赶紧逃走，不知他们什么时候离开的。”

王公想：“杀尼姑的一定是这个厨师。”急忙升堂，连夜提审两个尼姑，怒喝道：“有个厨师曾住在你庵内，你为什么隐瞒？”

住持顿时面孔变色，结结巴巴说：“厨师是住在我们庵中一个多月，前几天已经离去。”

王公又详细询问那厨师的姓名、籍贯和住家地址，即派差役前去逮捕了厨师，并获得厨房用的菜刀一把，他的衣裤上都有血迹。将他用链子锁住带归公堂，命尼姑验视，果然是那个凶犯。到了天亮时，王公审问厨师，他把杀死尼姑的经过讲了出来。

## 张治堂马褂觅疑

清朝的张治堂在担任南昌同知时，奉命审理广昌县盗贼拒捕犯杀死失主、又在按察使司推翻供词的案件。

缘由是这样的：该犯入室偷窃，失主发觉即紧抱该贼不放，该贼慌急用刀连连猛戳，失主登时松手倒毙。县令派差役捕捉到该犯，审讯时该犯供认了上述经过。县府即把案犯和追获的物证：血污短衫一件、无血青缎羊皮褂一件、凶刀一把一同解送府里复审，再由知府转送按察使司审批，谁知该犯竟然翻供，只好发还重审。

张治堂细细阅读案卷，其中记载的血衣凶刀都是当场缴获的，该犯是真正的元凶无疑。可是提审时，该犯竟说：“血污白布短衫是失主的，不是我的，衣上有三个刀戳破裂处可以为证。凶刀也是差役后来上交的，并不是从我身上搜出来的。我不是盗贼，更没有杀人，是差役怕不能及时破案遭到责罚凭空陷害我的！”

张治堂命左右查验血污短衫，果然有刀戳破痕三处，确是失主被杀血衣，而且是贴身穿的，既然受刀伤血污和破损，不值得剥取，何况失主被杀之时，该犯正在逃命，哪有时间剥取血衣？死后剥衣已很难让人相信，杀人犯再身穿血污之衣难道可能吗？这当中自有可以翻供的理由，以致该犯连凶刀也抵赖掉，不但不能使他承认自己是杀人犯，而且要弄清他杀人的动机都不可能。那么，那无血的羊皮马褂呢？张治堂当着凶犯询问差役：“有没有穿羊皮马褂的小偷啊？”

差役愣住了，不能回答。

张治堂又转问嫌疑犯：“恐怕这件马褂也不是你的，是借别人的吧？”

那人答道：“这件马褂是我的。我从来不借衣穿，人家也不借我的衣穿。”

张治堂又问：“你的马褂有无标记？”

回答道：“领口后背合缝处有线绣的‘万’字，靠近领口的扣绊还是去年新换的。”

一查，确实是他的。张治堂又将马褂反复细看，只见缎里陈旧，皮面泛黄，里子和皮面似乎都有用水擦洗的痕迹，唯独

胸前一块皮面硬梆梆的并露出水印，便盘问道：“怎么会有水的？”该犯答道：“是雨水打湿的。”

张治堂冷笑道：“为什么天雨只打湿胸部？”

那人面色苍白，结结巴巴不能回答。张治堂继续追问，凶犯说：“这是擦洗油腻弄湿的。”

张反驳道：“油腻不是水能擦得掉的。”

那人低头不答，已显窘迫之状。根据他的慌张神色和理屈词穷，未尝不可以定案。但擦洗血迹这一点终究还不够扎实，难以使犯人心服口服，即使招认，难保他不再翻供。张治堂再一细想擦洗不是拆洗，水分浸湿皮服，血污一定不会少，而且胸前出风处毛黄色重，估计里面贴边布定有鲜血渗入。果真如此，案情就大白了。随即拆看，白布贴边果然有大血点四处。张治堂随即叫凶犯自己看自己回答。凶犯面如死灰，只得将他拒捕杀人经过一五一十供认出来。不靠刑讯，只靠事实和深入的盘问查出真相，让犯人伏罪，此案再也不能翻供了。

追究犯人翻供的原因，都是因为办案的县官、府官为了少费口舌和思索功夫，把死人的血衣当成犯人的血衣，同凶刀一起上报，好让上级早些审批下来。谁知犯人却抓住办案的破绽翻供，反而拖延了时日。可见，即是真案也马虎不得呀。

## 左宗棠空城胜敌

晚清时期的左宗棠是一个自诩“今亮”（当今诸葛亮）的传奇人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曾师法诸葛亮，用“空城计”大败太平军。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为解开曾国藩所率湘军对太平军防守的战略要地安庆的围困，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领太平军一万五千人正在实施围魏救赵的计划，从天京长途奔袭武昌，途经江西的石门镇，而楚军统帅左宗棠此时正驻扎在离此不远的景德镇。李秀成经过侦察，得知驻守石门的是声名狼

藉的绿营，只有两千兵马；驻防景德镇的左宗棠有五千楚军，没有出城动向。于是，李秀成决定攻打石门。排山倒海的攻势，使石门危在旦夕。左宗棠得到告急文书后，认为打败李秀成，一逞楚军威风的天赐良机到了。他派出全部兵马前去支援，留下景德镇——一座空城。

景德镇内的太平军探子快马向李秀成报告了这一军情。李秀成大喜。立即派义子李容发带三千人奔袭景德镇。行前李秀成叮嘱义子：“左宗棠老奸巨猾，千万小心。”

太平军来到离景德镇五十里的路口时，镇里得到消息，一片慌乱。左宗棠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一边派人火速传令楚军返回，一面布置大摆庆功宴，灯笼高挂，酒肉飘香。说是楚军旗开得胜，在石门城外大败太平军，生擒李秀成，楚军正押解他往景德镇奔来。

左宗棠知道太平军迅速来攻，城里必有他们的探子。果然，当太平军探子眼见左宗棠醉倒花厅，城里根本不做任何防守时，马上溜出城外，向李容发报信。李容发听罢大惊失色，父王对他恩重如山，今日被擒，岂能不救？于是，他立即拍马回师，要迎头痛击楚军，救出父王。

李容发走到半路，突然醒悟这可能是空城计，他立刻派人回景德镇打听到真实情况，重新杀了回来，但左宗棠已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战机。他下令紧闭城门，布置防守，并派人催促派出去的楚军回防。等太平军赶到城下时，夜幕已经降临。望着城墙上严阵以待的守军，李容发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天亮再攻。

姗姗来迟的冬日阳光和十万火急的楚军救兵一块到来，城里城外一齐夹攻，李容发大败而逃。

## 力战诱敌破湘军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之一，被

称为二百年来的第一名臣。他出身诗书门第，饱读经书，少年得志，后来又临危受命，以书生而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公元1854年曾国藩统率的湘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回了战略要地武汉，把太平军击退到九江附近。为挽救危局，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接到东王的调令，从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星夜赶往九江，他极快地组建了规模巨大的造船厂，迅速拥有了几十艘新战船，横列于九江江面上，沿岸陆军也装备整齐，配置良好。曾国藩率水陆军到达时，倍感震惊。败军的局面和士气能如此之快地焕然一新，确实是少有的事情。至少饱读史书的曾国藩没有读到过类似的例子。

曾国藩考虑到必须及时猛攻，因为此时湘军仍稍占上风，不可错过优势时机。而石达开懂得曾国藩的心理，他在顽强抵抗了一个月，使曾国藩越战越用力而且战有所得之后，在鄱阳湖上的关卡上设下了圈套。曾国藩猛攻关卡时，太平军坚守不退，反复争夺，不惜死伤，于是曾国藩愈益觉得这道关卡的重要，亲自指挥。终于将其攻破，曾国藩一鼓作气，率轻便战船冲入了鄱阳湖。石达开立即挥动真正的精锐部队，刹那间又重新夺回了关卡。待曾国藩醒悟过来，回身再战时，这回就真的攻不破了。冲入湖中的湘军轻便战船如同掉进锁了口的袋子里，再也无法冲出去了。

石达开眼见计谋得逞，便号令三军，一齐向曾国藩统率的湘军轻便战船攻来。曾国藩虽为湘军最高统帅，却手无缚鸡之力。他躲在船舱里，身边只有几个亲兵护卫，曾国藩两眼死死地盯着船上的厮杀，既不能指挥兵勇们去肉搏，更不能自己持刀上前去抵抗，看到数步之外刀光剑影，不觉肝胆俱裂。曾国藩深知自己已与太平军结下深仇，一旦被抓，只有死路一条。他不愿落到太平军手中遭抽筋剥皮的痛苦，便推开舱门，纵身跳进湖中。幸亏部将彭玉麟及时赶来将其救起，然后瞅个空当乘乱逃了出去。石达开击败湘军后，太平军士气大振，一个月

后再克武汉，同时攻取江西五十余县，局面又天翻地覆了。

## 英忠二千解京围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诸王内讧加剧，大大削弱了太平军的力量。公元 1860 年，清朝派和春率领江南大营的数十万清军进攻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他们仗着人马众多，层层包围，使天京成为一座孤城。

为了解救天京，天王洪秀全召集诸王众将商讨对策，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大家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年轻的将领忠王李秀成向洪秀全献上一计。他说：“如今，清军人马众多，硬拼只会凶多吉少。请天王拨给我两万人马，乘夜突围，偷袭敌军屯粮之地杭州。这样，敌人一定会分兵救援杭州。然后天王乘此机会突围，我也回兵天京，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天京之围可解。”

英王陈玉成马上响应，并表示也带一支人马协同忠王作战。诸王众将都认为这是“围魏救赵”之计，有两位王爷亲率精兵突围，胜利是有把握的。可是洪秀全生性多疑，认为天京被围，形势险恶，怀疑二王是不是想乘机脱逃，所以迟疑不决，没有马上表态。

李秀成猜透了天王洪秀全的心思，他突然跪倒在地，泪如泉涌，说道：“天王，天国危在旦夕，我等若有二心，对得起天王和全军将士吗？”陈玉成也跪在天王面前，恳求洪秀全下令发兵。洪秀全深受感动，终于同意照计而行。

这年正月初二，正值过年，清军仗着人多势众，且已把天京团团围住，也就略有松懈。这天半夜时分，李秀成、陈玉成各率一部人马，乘着黑夜，从敌人封锁薄弱的东南角突围出去。清将和春见是小股部队逃窜，也就没有追击。

突围成功后，二王立即分兵两路：李秀成奔杭州，陈玉成奔湖州。李秀成抵达杭州城下，见守备森严，他急令士兵攻

城，但都被击退。原来这杭州是清军的重要粮草基地，城内守军也有一万余人。他们只坚守城池，并不出城反攻。李秀成见三天三夜未能攻下杭州，心中焦急。突然天降大雨，城内守军见太平军久攻不下，都很疲惫，天又降雨，就都躲进城堡休息，因为几天几夜没好生睡觉，倒在地上就呼呼入睡。李秀成乘着雨夜，派一千多名勇士，用云梯偷偷爬上城墙，等守城兵士惊醒时，城门已经大开，李秀成率部冲入城内，攻占了杭州。

为了吸引围困天京的清军，李秀成下令焚烧清军的粮仓。和春闻讯，知道杭州已失，断了后勤供应，急令副将张玉良率十万人马，火速回救杭州。洪秀全见清军已分兵解救杭州，敌军正在调动，于是下令全线出击。李秀成攻下杭州、放火烧了粮仓之后，也火速回兵天京。与此同时，陈玉成也率部回撤天京。两路兵马汇合一处，机智地绕道而行，避开了张玉良回救杭州的部队，终于顺利地赶回天京。此时城内城外的太平军对清军形成夹击之势，清兵始料不及，左冲右突，阵势大乱，死伤六万余人，一败涂地。江南大营的清军溃散，天京之围遂解。

## 唐若瀛断风流案

浙江新昌县有个30多岁的女人孙叶氏，10多岁时她嫁给一个姓黄的，10多年后黄某死去。之后，她再嫁一个姓孙的，没多久，孙某又死去，孙某留下前妻生养的一个幼儿，以及田产20余亩。孙叶氏就守着田产和孩子过活，并雇请了一个短工秦某料理内外。

没多久，孙姓家族对此很有非议。孙叶氏的侄孙孙乐嘉认为，叔祖母年轻，与青壮农工一起生活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便劝请她辞退秦某另请雇工。孙叶氏当面答应，却迟迟不动。孙乐嘉就去盘问，秦某以“女主人欠工钱”为借口滞留不走。



于是，族长孙某与乐嘉商议，再次“以人言可畏”为理由劝请孙叶氏改嫁。孙叶氏推托说，改嫁难以寻到稳妥可靠的对象，请求稍微迟缓一些日子。恰巧邻村周某新近丧妻，族长与乐嘉商议，要为孙叶氏作媒与周某撮合。秦某听到消息急忙告诉孙叶氏，孙叶氏即命秦某写状纸控告孙乐嘉等人逼嫁。等到县府批复追查此事，族长等人就去找秦某评理，秦某自知理屈，连夜逃走。族长等就斥责孙叶氏不该胡乱告状，孙叶氏把责任推到秦某身上，但当夜却悬梁自尽了。

事情闹到了县府，县府按照有关逼迫叔祖母转嫁的刑法，判处孙乐嘉等杖刑和徒刑。但知府驳回县里的判决，说是：孙叶氏虽是再嫁女，既不愿改嫁，就不能强迫。孙乐嘉等应按照威逼寡妇改嫁自杀的条律给予充军流放的刑罚。可是案件上报到巡抚衙门后，巡抚陈公认为孙家族长等商议逼嫁，一定是在图谋孙叶氏的家产。于是，便委托钱塘县令重审此案，钱塘县令判处族长绞刑、乐嘉流放。判决上报后，巡抚又认为量刑老是变动，改派湖州府同知唐若瀛再审此案。

唐若瀛即细细查阅有关卷宗，觉得历次审讯记录的情节都很离奇，唯独某次查尸记载甚为明确：孙叶氏面抹脂粉，上身着红衬衣，下身着绿裙、红内裤、花膝裤，脚上穿红绣鞋。楼上卧室一间，内里是孙叶氏的床，中间隔了一块木板，没有门，靠外即是秦某的床。有人看了案卷对唐公说：“历次判决都错了，对孙乐嘉等只要稍加惩罚，打顿屁股关押数日，就可以结案了。”

唐公惊问：“为什么？”

那人答道：“孙叶氏的后夫死了，不满一年就面敷脂粉，身穿艳装，哪像守寡的样子？她丢得开与前夫结发十多年的夫妻恩情，却丢不开与后夫很短的夫妻情义硬是守节不嫁，这道理讲得通吗？所谓守贞，不过是舍不得秦某罢了。秦某是因为家里清贫而受雇于孙叶氏，决不会因领不到工钱而长期替别人白干活。孙乐嘉劝请孙叶氏转嫁，秦某并没有坚决反对。族长